

原住民文學研究概述

趙慶華

一、前言

說到2016年的原住民文學，由於創作書寫的出版品較少，或許給人一種光環消退、盛況不再的印象。但是，倘若將目光轉向學術領域，則不難發現，仍有許多研究者致力於運用不同的視角與路數解讀既有的文本素材，為原住民文學的詮釋另闢蹊徑，開拓嶄新的空間，引領讀者發掘更多可能性。以下，筆者即從專書與學位論文、學術會議論文和期刊文章三方面，彙整梳理2016年原住民文學研究的成果，並觀察其可能的趨勢與侷限。

二、專書與學位論文

溫席昕的《日治時期在台日本警察的原住民書寫——以重要個案為分析對象》（台北：秀威資訊）是2016年唯一一部「原住民研究」專書，乃由作者碩士論文改寫而成。本書旨在通過對日治時期台灣殖民／理蕃進程的爬梳，探討在台日本（理蕃）警察如何透過寫作再現台灣原住民及相關問題；乍看並未直接關涉目前一般指稱的當代原住民文學，然而，理解日本警察在個人興趣與職務所需的主動與被動之間，所寫下的漢詩文、理蕃史、蕃務視察反省以及戰爭期的南洋報導等論著，一方面有助於我們重建日治時期在台日人／日語文學，另一方面則揭示了當年原住民與漢人、日本警察的互動過程，清

晰呈顯其在台灣歷史脈絡中的位置，是近年關於台灣原住民研究相當重要的成果。

相較之下，學位論文就顯得十分可觀——一年當中，有2篇博士論文、16篇碩士論文發表。前者包括徐時福〈台灣原住民文學的自然生態書寫〉（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所），探討原住民文學作品中的自然生態關懷；朱明珍〈大台北都會區泰雅族口傳文學及習俗禁忌研究〉（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所），以泰雅族口傳文學與民俗傳統為觀察面向，探討都會區原住民族口傳文學的保留和變貌。

而碩士論文則有：許文馨〈利格拉樂·阿媽書中視角研究〉（中正大學台灣文學與創意應用所），剖析利格拉樂·阿媽文本中的原住民女性與漢人女性圖像及性格，再聚焦於不同世代原住民女性的困境與內心感受；連凱如〈從西拉雅族吉貝耍的神話傳說看「阿立母」信仰之傳承〉（中正大學台灣文學與創意應用所），以西拉雅族吉貝耍的「神話傳說」作為源頭，探討「阿立母」信仰傳承，觀察當前吉貝耍地區「文化復振」工作的發展情況；葉莞妤〈誰來唱我們的歌——流行歌曲中台灣原住民族的現聲／身〉（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所），討論的是原住民族的主體性如何現聲在流行歌曲中；高立郁〈霧社事件在文學、影視作品中的詮釋演變研究〉（元智大學中國語

文學所），以1930年的霧社事件做為研究主題，處理文學及影像對事件所詮釋的角度進行論述；林庭薇〈台灣原住民族圖畫書研究（戰後1945年～2011年）〉（台東大學兒文所）探討台灣原住民族圖畫書的發展歷程，以分析原住民族圖畫書及出版現象與社會政治事件之間的關聯；劉尉楷〈主體的流動：以阿道·巴辣夫·冉而山的實踐歷程〉（台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所），探討阿美族作家同時也是劇場工作者阿道·巴辣夫·冉而山，如何運用劇場對於藝術的概念，轉換原住民表演藝術中典型的呈現方式，以找尋原住民創作者的主體性；韋欣〈十七世紀台灣文學中對異己／性別再現——以平埔族女祭司為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所），透過對17世紀台灣遊記與旅遊文學的解讀，探討平埔族女性當時如何自我詮釋；林青葵〈《台灣高山族傳說與風情》之研究〉（成功大學中文所），為了解相隔30年的原鄉記憶是否因多年的異地生活而有所增生或缺漏，以《台灣高山族傳說與風情》一書為本，探究其採錄內容與類別、特色風格與影響；董宜佳〈土坂（Tjuwabar）排灣祭祀語言的構詞研究——從認知語言學的觀點〉（成功大學台文所）以台東縣達仁鄉土坂部落排灣族的祭祀語言為研究對象，探討祭祀詞彙的隱喻運用；洪纘育〈台灣原住民撒奇萊雅族民間敘事當代傳承研究〉（東華大學中文所），析論撒奇萊雅傳承人與民間敘事傳承模式轉化的原因，以及火神祭展演與傳承策略的實踐意義；伍逸雯〈台灣原住民射日神話之分析比較〉（長榮大學台灣所），分析原住民各族群的射日神話背後所蘊含的獨特社會文化意義；施靜沂〈獵人的尊嚴——當

代台灣原住民小說中的獵人形象〉（政治大學台文所），描摹拓跋斯·塔瑪匹瑪等8位作家，以掌握文字獵人所需面對的「傳統」與「當代」課題；蔡佩娟〈現代小詩研究——以瓦歷斯·諾幹、白靈、岩上為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所），分析比較瓦歷斯·諾幹二行詩、白靈五行詩、岩上八行詩的風格和特色；盧美辰〈「族群意識」的建構與轉折：以巴代、達德拉凡·伊苞、里慕伊·阿紀作品為例〉（清華大學台文所），分析同為1960世代、書寫不同移動主題的原住民作家：巴代、達德拉凡·伊苞和里慕伊·阿紀，檢視其筆下的移動經驗與歷程，探討移動路徑與「族群意識」多重的辯證關係；鄭宇騏〈原住民的歷史文化詮釋權：以布農族作家／高山嚮導乜寇·索克魯曼的文學作品及文化行動為討論對象〉（銘傳大學東南亞學系人類學所），以乜寇·索克魯曼為研究對象，進入其所置身的田野，理解他的書寫背景和策略，進而分析他對「家園」的詮釋概念；吳淪寧〈《瓦歷斯微小說》研究〉（聯合大學台灣語文與傳播學所），利用文本分析的方法，進行《瓦歷斯微小說》的研究，探討瓦歷斯作品的文學本質。

如此洋洋灑灑的羅列，看似沒有明確的規律或清楚的趨向，不過我們還是可以約略廓清幾條線索。首先，文學研究當中的「作家論」仍然占據重要地位，但是出現在這些論文中的作家並沒有新面孔：利格拉樂·阿媽、拓跋斯·塔瑪匹瑪、瓦歷斯·諾幹等，基本上都是原住民文學隊伍中的老將，就連稍稍堪稱「後輩」的巴代和乜寇·索克魯曼，也不是第一次被寫進學位論文，這表示大部分的老將都被研究過了，那麼，原住民

文學創作新手在哪裡？當然，資深作家並不是不值得被關注，例如幾位研究者都注意到瓦歷斯·諾幹近年來的轉變和突破，包括「二行詩」、「微小說」的書寫，雖然降低了原住民身分色彩，卻開鑿了不同於以往的軌跡，可以說是從不同角度延展原住民文學書寫的可能性，撐開了更廣闊的創作空間。

其次，要請讀者留意「達德拉凡·伊苞」這個名字，至今為止，伊苞只出版了一本著作《老鷹，再見》，而且是早在2004年；但十分有趣且弔詭的是，許多研究者在2016年不約而同地以此書為討論對象，相關論文如雨後春筍般冒出，這在下文的期刊和學術會議論文介紹中會再次提及。

相對於作家研究，另外一個較鮮明的現象是口傳神話研究的數量不少，包括習俗禁忌、宗教信仰、民間故事等；在總共18篇論文中，這個主題就有5篇，比例不可說不高。而不僅是學位論文，就連為數不多的學術會議論文，以口傳神話為主題的比例也相對偏高——根據筆者概略的統計，2016年與原住民文學相關的學術會議論文約有26篇，其中討論口傳神話者就有8篇。研究課題的挑選固然是出於研究者自身的興趣或關注，但假設將上述所提及：原住民文學創作的新秀尚未大量出現、老將且略顯停滯的狀況一併加以考慮，那麼，對於非書面文學——口傳神話的興趣，會不會是因為能夠刺激發想的「新鮮」文本闕如所致？這或許是一個可以持續觀察的現象。

三、學術會議論文

已經連續舉辦7屆的「台灣原住民文學論壇」之外，另外極具代表性的就是由屏東大

學主辦，屏東縣政府、屏東縣阿緱文學會合辦的第5屆「屏東文學學術研討會」。該校近年來積極著力於建構「屏東學」論述，而由於地緣關係，與「原住民」有關之在地文化知識也一直深受重視，因此特別以「原住民文學與文化」為主題，「旨在探討屏東、台東、高雄等地原住民文化與文學，……期能促進原住民文學與文化之研究及發展。」會議除由浦忠成教授以〈由史前到現在：鳥瞰原住民族文化與文學〉為題發表演說，邀請奧威尼·卡勒盛、利格拉樂·阿媽、巴代等作家進行「原住民文化與書寫」座談，此外論文發表，其中與原住民文學相關者包括：劉俊雄〈馬卡道書寫及其認同的形成〉、林秀蓉〈朝聖儀式：達德拉凡·伊苞《老鷹，再見》中的西藏書寫與返鄉路徑〉、傅怡禎〈尋找回家的路——一個原住民文學主題的考察〉、趙慶華〈你／妳回（到）家了沒？——閱讀奧威尼·卡露斯、利格拉樂·阿媽、達德拉凡·伊苞〉、董恕明〈文學的極地——以台灣當代原住民漢語文學書寫為例〉。與會者論題多半環繞著屏東、高雄、台東等縣市，而一定不會被忽略的排灣族作家利格拉樂·阿媽不僅被研究討論，也親自出席會議暢談其創作心路歷程。

前面曾經提到的伊苞，她的作品當然沒有在這場會議中缺席。《老鷹，再見》一書中所涉及的離與返、異鄉與故鄉、他者與自我的辯證，均是研究者嘗試釐清論述的關鍵。就如同劉秀美發表於《台灣文學研究學報》22期（4月）的〈幸福空間：從《老鷹，再見》看移動的聖山象徵〉，探討「如何從象徵性空間的生成背景，討論陌生的藏族聖山召喚排灣族部落記憶與傳統，及作家在移

動過程中如何產生一種移動的想像認同。又文本如何體現文化在空間移動的撞擊中，產生了異文化影響下的『返根召喚』作用。」而在第9屆「台清台灣文學研究生學術交流研討會」中，新世代研究者盧美辰同樣是從「離與返」出發，論述〈離返的差異視野：從《老鷹，再見》談「家」的重構與召喚〉。林祜漢在第13屆「全國台灣文學研究生學術研討會」中，則是發表〈華語語系視角下的少數族裔寫作——初論達德拉凡·伊苞的轉山書寫〉一文，儘管幾位論者的切入視角有所不同，但同樣注意到伊苞書寫題材的特殊性，同時也是探討族群關係、身分認同辯證的最佳文本。

四、期刊文章

發表於期刊、雜誌的文章，既有嚴謹的學術專論，也有評論、書介性質的文字。其中較引起筆者注意的是《中外文學》45卷3期（9月）所製作的「魏德聖與台灣電影的未然」專題，這個專題的出發點是因為魏德聖自《海角七號》之後幾部作品對台灣電影界產生極大影響，不過多數研究者都把重心放在講述「霧社事件」的《賽德克·巴萊》：劉亮雅〈並非簡單的文明與野蠻之對立：《賽德克·巴萊》裡的歷史再現與認同政治〉、鄭如玉〈死亡與事件：《賽德克·巴萊》的生命觀〉、劉芳禎〈返復／反覆：魏德聖《賽德克·巴萊》的歷史與再現政治〉，她們或援引西方文藝理論，或探討電影的歷史再現如何涉及它所採取的手法和對事件的詮釋，包含賽德克族的自我認同或分裂認同、及其與電影隱含的台灣意識之關係等，由此將族群生命、歷史記憶、再現政治

與影視文本相互參照。

無獨有偶，《台灣文學研究學報》23期（10月）同樣刊出兩篇以《賽德克·巴萊》為主題的論文：劉智濬〈魏德聖《賽德克·巴萊》的形構脈絡〉、李依倩〈多重馴化與迂迴正名：《賽德克·巴萊》字幕翻譯中的意義流轉〉。前者試圖釐清魏德聖對霧社事件的詮釋觀點從何而來？如何生成與形構？與他所處的時代氛圍有何連結？同時引述原住民觀點，說明原漢之間面對霧社事件之再現觀點、認同需求、發言位置以及敘事語境的差異。後者則追溯《賽德克·巴萊》從劇本至字幕的產製過程，探討賽德克文化和族群關係暨稱謂的詞彙意義如何經由各種翻譯策略在不同文本間流轉，以思考全球化影音交易情境下的少數族群語言文化議題。

五、小結

以上，即是2016年原住民文學研究概況簡述。無論是一部爆紅的電影《賽德克·巴萊》，還是一位出道已久的作家達德拉凡·伊苞，之所以會在某一時刻蔚為「風潮」，成為眾多研究者關注的對象、討論的興趣，總不外乎與彼時彼刻的時空環境、社會文化條件有關。綜觀本年度原住民文學，創作方面的收成欠佳，次是少有新秀加入以挹注更充沛的能量，從而導致文學活動的交流未見活絡，雖然學術尚穩定邁進，但在議題的發想和論述的路徑上，守成多於創新。終究，作家和作品才是文學的基礎，因此我們有足夠的理由期待來年，作家們以旺盛的生產力創作出精彩的文本，帶動文學研究的風潮和文化議題的創造。